

民 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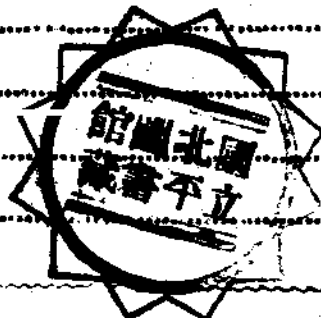
第 六 十 六 期

民 國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目 錄

插圖二幅

福建三神考序.....	魏應麒
湖南唱本提要序.....	容肇祖
傳說與史實.....	張冠英
蘇東坡浪蹟撫誌(嶺南的).....	張冠英
蘇東坡故事.....	鍾梅山
肇慶的幾處古蹟及其傳說.....	林自立
肇慶龜頂山的一段迷信的傳說.....	黃友棣
林大欽的傳說兩則.....	張仲傑
漁船爲甚麼不沈(重慶的民間傳說).....	徐 勻
梅縣的情歌.....	林 幹
梅縣兒歌.....	林 幹
翁源兒歌.....	清 水
東莞謎語十六則.....	袁洪銘



(中華郵局特准認爲新聞紙類)

民俗學會徵求會員啓事

研究民俗學，就是研究活的歷史，不特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宗教學，等等的問題，由民俗搜集與研究，俱可以幫助解決，本會以學問爲公共事業，要在共力進行；更加以民俗學在我國尙在幼稚時期，尤當力求策勵，凡屬同情於本會而幫助作下列的事務者，無論校內外，皆得爲本會會員：

- (一) 能於書本或實物上有所研究，作爲著述者。
- (二) 能從事翻譯或介紹西洋民俗學研究及其材料者。
- (三) 能供給一鄉一村的一種切實的敘述或材料者。
- (四) 能幫助本會搜集風俗的材料或物品者。(送贈者固佳。卽代本會購買者亦給回原價。)

至會員應享的權利，則視其助力大小，酌贈本會定期刊物或叢書。邦人君子，盍興乎來！



此是花苗童子背面的束裝圖。穿紅藍黑羊毛線織成的花衣服，織此種衣服要需三四個月才能完成，惟下節以自織的麻布縫之，工程較易。看其兩條辮子和兩袖下垂，及一條花衣帶至脚，與穿着一對草鞋，便可知其服裝之麻煩也。

成志誌



這是昆明城西四十里麥雨龍潭一帶的散民婦女，她們日常的生活就是從山上揹柴或炭至城市販賣，他們的束裝是保存二三十年前漢人村婦的模樣，惟她們康健的身體，殆非漢婦女所能及也。 成志誌

福建三神考自序

魏應麒

我爲什麼編著這一本「福建三神考」呢？惟一的原因，是起於編纂「五代閩史」的緣故。關於這點，我在「編纂五代閩史的引言」裏曾說道：

我福建人也，福建之開闢雖遠在秦末，（見史記閩越列傳），但草昧之初，尙葺蕪自守，其「列上庠通上國」者還在於唐代的中葉，（韓愈的歐陽詹哀辭謂閩人舉進士自詹始，此言雖誤，但至少可以說在歐陽詹以前，閩中文化並不發達。）降至黃巢之亂，王審知兄弟率兵入閩，綏定閩疆；因此中州的士族前來投靠的不知其數，一時左海文風於以丕變，遂開「海濱鄒魯」之風。現在看來，這筆路藍縷的功勞，真不可沒，然而，我們翻開福建通志一看，關於他們的事蹟只寥寥兩頁，而當時的文化之關係如何，民衆生活之狀態如何，並無一語道及；新，舊五代史也是這樣；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雖較爲詳賅，然對於此方面也少談到：這樣那能令人滿意呢？

五代閩之所以重要，不僅在其爲福建的時代精神，而1，中原民族與南方民族的混合，2，海外的交通與今日的華僑，這兩點尤爲歷史上的重大問題。

我本此意思，就想編一部「五代閩史」；並擬了目錄如下：

民俗 第六十六期

- 1, 五代閩的統治者；
- 2, 五代閩的領土及其與各國的關係；
- 3, 五代閩的各種制度及文化的事業；
- 4, 閩固有的民族與外族的混合；
- 5, 五代閩的商業與交通；
- 6, 五代閩的民間的風俗及其生活；
- 7, 五代閩的文藝及建築；
- 8, 五代閩的宗教與神話；
- 9, 五代閩給吾人的感想及貢獻；
- 10, 大事表。

我擬定了目錄之後，本想就次序一章一章地做下去，後來因為某種關係，於是先着手編纂「五代閩的宗教與神話」一章。編纂既完，以臨水夫人，郭聖王，天后，這三人均係五代閩的時候的人，就決意做一篇關於他及她們的考，作為本章附錄。剛好這時顧容二先生各做了一篇天后考登在本所民俗週刊，這樣一來，我便可減輕一層負擔，止做兩位「神」的考了！隨後我把這許多有關係三神的東西彙合起來，作為「福建三神考」，並承民俗學會主席容肇祖先生的允許，列為民俗叢書之一。於是本書便呱呱墜地了！

* * * * *

宗教與神話是無階級的！它不僅能支配全社會的心理，而某一時代中的民衆的生活，風俗，藝術亦可從之探索而得其情狀。

福建三神考自序

至於交通，商業，學術，……因傳教而互相開拓，流播，尤為宗教特有的事實。此外宗教的產物之遺留於現在者，也都為人們所寶視，像埃及金字塔之於歐洲古代藝術，大秦景教流行碑之於中西交通史，殷墟甲骨之於中國考古學：都有其重要的價值。

五代閩的時代，可謂中原文化與海濱文化混合的時代，同時也可謂福建文化的過度時代，其意義的重大可想而知。所以我們對於當時的人而為今日的神，最少也應該考究它的傳說的演變情形到底怎樣。

※ ※ ※ ※ ※

在本書中，我們可以得到幾個關於神的見識：

第一，我們可以知道神道的勢力是一步一造成功的，時代愈後，則其偶像愈大。

第二，我們可以知道除「福善禍淫，述果報，補教化所不及」的神道之外，此救災捍患的神，尤為民衆所信奉，則其痛苦無告迫而乞援於冥漠的衷懷，實為他們自行安慰心靈的一種好方法。

第三，我們可以知道神是由人興的，人不興它，它便冥冥無聞，人一興它，它便赫赫如在了。而人所以興它的原因，多由於需要，需要不同，則所興之神亦異。

第四，我們可以知道神的生卒時代多半是後人耳食所加的，耳食不同，故加法亦不一。

民 俗 第六十六期

第五，我們可以知道女神多半是女巫轉成的；她們
死前既已傾動一時，則死後爲人所奉祀亦固其所。
這樣就成了這一篇序。

臨了，我得向肇祖先生敬致謝意，因爲他在百忙中還寫一封信和我討論臨水奶。

十八，四，二五。

湖南唱本提要序

容 肇 祖

漢儒「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見解，遺留了下來，不知害了多少人，不知埋沒了多少藝術，不知廢棄了多少歷史上的材料。現在說古代的藝術，大家覺得可以說得出來的，楚騷，漢賦，六朝的駢語，唐詩，宋詞，等等，一切貴族的文學，便算完了。雅俗共賞的或平民的戲劇，歌舞，唱詞，小說等，似乎是跟着時代煙消雲散了！唐代的民間小說，敦煌藏本的明妃傳殘卷，痕爪的遺留，尤使人繫戀不置。

王國維先生苦心孤詣的作成了『宋元戲曲史』一書，說道，「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故也。」這是一種很沉痛的話。爲什麼這些「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的一種很好的作品，要等數百年後的王國維先生始爲蒐集及說明，而

湖南唱本提要序

使之驚爲創獲？其他文學上的作品，彈詞，小說，唱本，劇曲，等，雖則是通行於民間，而手腕較低，技術較劣的，自然更沒人齒及了！

其實民間通行的文學，就是培養成民間的思想，感情，信仰，意志，行爲的一種模型。談改造社會的，就是要改造這些模型；而研究民俗學者，便得要找尋這種材料以備研究某種社會及人民的思想，感情，信仰，意志，行爲的起源及其關係。同時某時代某地方通行的作品，不啻有某時代，某地方的風俗現實於我們的眼前。

然而民間的小說，彈詞，曲本等，各地方常有各地方特殊通行的東西，充棟汗牛，俗書異文，翻閱不易。提要鉤玄，自然是需要該地方的人肯費一些時間，作成了這種工作，使他人容易的檢閱及參攷了。我從前讀着傳奇彙考一書，頗覺得這種工作，使人們可以在簡短的時候，得到許多曲本的內容。雖王國維先生評爲「見解殊陋，」以及「分目所載亦與總目有出入，校之總目，所漏尙多」（曲錄卷六）我以爲體例攢開，不能不爲誇許。近年小說月報社所出的中國文學研究，有鄭振鐸先生佛曲彙錄一篇，我亦覺爲應有的，不可少的作品。去年與中山大學預科諸同學談及，大家覺得諸通行的唱本，小說等，有應作提要的必要，於是大家各限閱一種，作一提要，共得一百多種，以繁簡參差太甚，尙待整理，方可成書。

民俗 第六十六期

姚逸之先生於數月中，專心將辛樹幟先生所採集的湖南唱本清理出一個頭緒，成就了簡短的提要，自然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其他各地方的唱本，小說等，如果都能各別的成功了這樣一類的容易參考的書籍，使研究民俗學者，省下不少的精力，進一步探尋，自當容易為功。

末了，我除了誇嘆辛樹幟教授的搜集得力，及姚逸之先生的提要敏捷外，並希望各地方都有人肯費一點工夫，為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做辛，姚二先生的工作。

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傳 說 與 史 實

——關於蕭何韓信的——

張 冠 英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其傳說必有所不同；徵諸史乘，歷歷不爽。推厥端由，可得而言：蓋傳說之來，其始雖或本於事實，無如口耳相傳，顛倒難免，年湮代遠，增損不同，故其繼必流于紛歧。非若史實之筆著于書者，可經久而不變也。聞管覽史漢，旁耳鄉間傳聞，知蕭韓之傳說，不與史實盡同。爰錄而出之，儻亦博聞好學者所不廢乎！

(一)關於蕭何的

吾鄉之言蕭何者，曰：某日，蕭何隱身書房，筆草法令，用

餐時至，猶不之輟。其母某氏趨而喚之，何應之曰唯唯。有間，復喚，亦應之曰唯唯。如是者三，何猶未出。及其妻某氏之請，始乃擱筆停書，振衣赴餐。至棹前，坐甫定，其母笑問曰：「吾子日夕皇皇，惟在法令，其知法必熟矣；然則『順妻逆母』者，當何如乎？」蓋何母之意，以其三喚不至為跡近逆違，妻請而出為順妻，故有是問。然所以發其疑，初無他意也。不圖言未既，何已泣然流涕曰：「順妻逆母者罪當斬。頃吾之過，法所不赦矣！」因自械利刃于杵上，橫其身于臼中，曳其手，遂腰截焉。父母知之，痛不欲生，遠近聞者，莫不嘆息。然事已無可奈何，惟殮葬之為急。易服（入殮時變易其衣服也）之際，于何巾帶間得方帛一條，上書「不斬蕭何令不行」七字為何所預書云。

按，若以傳說往，則蕭何為殉法，即謂之作法自斃可也。以視史漢本傳所稱「……何病……孝惠二年相國何卒」及贊所謂「蕭相國何……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黓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遠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皆幸免刑戮以天年終者）等爭烈矣」者，不無雲泥之隔！然傳說中之「造作法令」，則固與史實同。是知蕭何之傳說，其始必本于事實，流行既久，乃失實耳。

（二）關於韓信的

韓信亡楚歸漢，高祖重之，委以將職，兵威顯烈，所向皆捷。高祖嘉其忠勇，不可多得，歷歷封之。至于其後，竟無可名。

民俗 第六十六期

卒以「見天不殺，見地不殺，見刀不殺」封之。無何，韓信坐反，主上患之，遂計給韓信，信乃力疾而朝。上欲立斫其首，昭告天下；然言念前封，事又不果。幾經躊躇，始得其法，——因械韓信于未央宮八層樓中，殺以麵劍云。

按，此與史漢所載，十八不同。如「見天不殺」等之封制，不但漢代無之，即伊古以來，亦未聞也。所稱未央宮，亦異於史漢所載「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者。若夫八層樓，則更不知其所本矣！

噫！同一之事實，而史實傳聞，各異其趨；豈當日本有其事，以爲爲史者所佚歟？抑傳聞之異于史者，皆流俗之謬傳歟？不可得而知也！

十八，四，十三早上

蘇東坡浪蹟撫誌

——嶺南的——

冠 張 英

大凡天下的山川風物，不怕牠是很僻陋的，甚或至於蠻方的都好，只要一經名士的品題，便可以與高山流水，同其永譽。若韓愈謫潮，則江以韓稱，山以韓名，迄今千餘年，依然傳誦人間。以此推之，與韓愈同佔唐宋八大家之一份子而以兵部尚書下謫嶺南的東坡，其所棲遲的地方，謳吟的事物，不當有許多蔚爲盛

蘇東坡浪蹟摭誌

蹟的可能嗎？我的內心，時或這樣想。

果然不錯，當我着手向府州縣志找查宋芷灣先生年譜的資料的時候，處處都羅布着東坡化的事物，給我推想的証實。前賢遺蹟，(?)世所樂聞，耳目經見，不忍便棄，所以雖在聽受百忙之下，終以寫成東坡嶺南之浪蹟。疏列所得，有如下方：

(一)東坡荔 (廣州府志)新會縣寶積院，在金溪山，元末毀。昔傳鍾鼎居此，蘇軾來訪，鼎尸已解，因種荔枝於院右，名「東坡荔」。

(二)東坡臺 (通志)在府城南，開元寺東；宋蘇軾嘗寓此閣，因以為名。

(三)蘇公樓 (明統一志)在海康縣西湖上，宋蘇轍謫雷州時寓此，其兄軾同時謫作耳，亦處此月餘，後改為祠，仍祀蘇公。

(四)坡亭 (肇慶府志鶴山縣)在坡山石瀑山麓，前逼大江，東坡謫雷州，過此，流連旬日，鄉人企之，為築坡亭。

(五)懷坡亭 (海康縣志)即雷音堂舊址，在天寧寺內，邑人建以懷東坡者。

(六)元妙觀 (府志)在府城內，內有象妙堂，蘇公像。

(七)乾明庵 (府志)在萬松山下，宋蘇學士軾題額。

(八)合江樓 (通志惠州府)在府城外東西兩江合流之處，宋蘇軾嘗寓此。志載蘇軾合江樓詩並記，茲省錄之以縮篇幅。

(九)青樂軒 (通志合浦縣)宋蘇軾元符三年自儋至廉嘗寓此

民 俗 第六十六期

，並有題秦少游書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于「青樂軒」。

(十)崇明書院 (通志)石城縣崇明書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宋蘇軾建，後廢，改建于縣治東隅。

(十一)三賢堂 (通志海康縣)宋知軍事陳大震建，在平湖書院，內祠寇準并二蘇。

(十二)十賢堂 (通志)在海康縣西湖傍，宋咸淳間建，以寇準二蘇秦觀李綱王岩叟任伯雨李光趙鼎胡銓十賢爲名。

(十三)開元寺 (通志瓊山縣)在東坡亭之右，有東坡書額。

(十四)龍泉寺 (通志南雄州)在靈潭都麒麟園村中，蘇東坡有留題。

(十五)惠通泉 (通志)瓊山縣有三山菴，在縣東五十里，內有惠通泉，輿地紀勝昔東坡經此，僧惟德以水餉東坡，味頗惠山，因名。(案東坡全集有瓊州惠通泉記)

(十六)興廉村 (通志海康縣)東坡自雷適廉，宿邑屬淨行院，有詩，詩題作「興廉村」。

(十七)東亭 (通志海康縣)在雷州，宋蘇軾故廨。

(十八)東坡書院 (通志瓊山縣)在郡城北，宋蘇軾謫瓊州時，嘗寓此，有雙泉遺蹟，坡後北歸，郡人思之，建書院肖像以祀，趙文敏題額。

(十九)錦衣堂 (通志瓊山縣)在東坡書院中，邑人以蘇續蘇軾詩有「錦衣他日千人看」之句，築此刻進士題名。

蘇東坡浪蹟誌

(二十)三賢祠 (通志)澄邁縣布政司廢行署在州署東，後改爲三賢祠，祀寇準并二蘇。

(廿一)賓燕亭 (通志澄邁縣)在城南，宋蘇軾舊居。

(廿二)通潮閣 (通志澄邁縣)一名通明，在縣西，宋澄邁驛，蘇軾嘗憩此，李光書扁。

(廿三)東坡故居 (通志澄邁縣)在州城南，東坡至儋耳，軍使張中請館于行衙，又別飾官舍爲安居計，朝廷命湖南提常平並必者察訪廣西，遣使臣過海逐出之，遂買地築室，爲屋三間。

(廿四)東坡故居 (惠州府志歸善縣)在白鶴峯上，宋蘇謫惠，卜居於此，有德有鄰堂，思無邪齋，娛江亭悠然亭及硃墨池沼。又有東坡井，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居民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故居，致奠而去。

(廿五)大雲寺 (通志)在惠州，宋蘇軾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誦草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

(廿六)棲禪寺 (惠州府志)在歸善西三里，宋蘇軾嘗游於此，故其詩云：「平湖春草合，步至棲禪寺。」

(廿七)放生池 (惠州府志)永福寺在府城西西湖上，前臨鑿湖，右爲坡公「放生池」。

(廿八)羅浮通院逍遙堂 (惠志)在西湖方華之上，東坡常遊于此，江月詩序云：「常夜起與客遊西湖，入棲禪寺，叩羅浮院，登逍遙堂。」

民俗 第六十六期

(廿九)載酒堂 東坡以別駕安置儋州，時負大瓢，行歌田野間，有媼婦，年已七十，謂之曰，南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耶？東坡大然之，因呼爲東夢婆，今儋州有「載酒堂」

(卅)白鶴峯 東坡羈居，在惠州府城白鶴峯下，昔有白鶴觀，東坡寓此，有詩云：「爲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撞五更鐘，」傳至京華，章惇笑曰，蘇子尙爾快活耶！

(卅一)妙高臺 在靈洲寶陀寺，臺中祀東坡遺像，有石刻坡公詩，詩云：「靈洲石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再來，前世舊雲今我是，依稀僧記妙高臺。」

(卅二)蘇泉 又曰東坡泉，原爲浮粟泉也，在瓊州城東，因東坡飲之，得名。

(卅三)蒲澗寺 白雲山麓，宋淳化元年建，距東坡來遊僅一百六十年耳，而今該寺壁間，鐫有海峯石上蒲澗寺等句，以誌其盛。

(卅四)東坡井 在元妙觀西廡，東坡所鑿，據風鑑云，當鑿時，得石，肖龜形，又名龜井。

(卅五)金山古寺 城西廿五里，宋紹興間郡蕭惠復所建，東坡謫惠州，舟泊于此，日臥感夢法僧請食麻糍，醒覺，立登山門，問其僧，曰祖師舊雲，大限告終之期，生平最喜麻糍，設此恭敬東坡，自顯前身與夢之異云。

(卅六)六榕寺 在花塔街，唐雲裕法師所築，原名淨慧寺。

蘇東坡浪蹟樵詩

因門額東坡所題六榕二字，人遂呼爲六榕，而淨慧之名轉隱矣。

(坡公以元符三年由海上內遷廉永，于九月抄重至羊城，留月餘，使者程懷立相約至寺爲會，留題六榕二字卽此時也。)

(卅七)野吏亭 (通志)在惠州府治東北隅，紹聖初方守子容葺之，蘇軾記其壁。記見府志金石畧，茲不錄。

(卅八)坡公泊舟處 (肇慶府志鶴山縣)在蟠龍廟右，去岸五六尺，底皆頑石，僅一穴可下楫，舟泊于此可避蚊，因東坡曾經此地故名。

(卅九)崇福寺 洪邁容齋續筆云，寺在金利山下，有閣臨江，標曰「鑒空」，東坡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四十)羅漢閣 (府志東莞縣)宋元符三年比邱祖堂建閣，成，走惠州，求記于東坡，惠有古舍利蘇公易以犀帶，并藏閣上，與作偈及舍利塔銘，再生柏贊。

(四一)鐵漢祠 嘉應州志鐵漢樓宋劉元城嘗安置于此數年，不以險阻動心，蘇軾以爲鐵漢，相傳城東南隅有元城書院，後人以祀劉元城，取蘇文忠「器之真鐵漢」語，名之曰鐵漢祠，後廢，不可攷。

(四二)井欄銘字 東坡所作書，銘見金石略，字則阮注未見。

(四三)証道壽 碑在六榕寺，銘見金石畧。

(四四)題名 通志A.碧靈觀碑，東坡題名其上。

民俗 第六十六期

B.英德南山蘇軾有題名，其文尚存。

(四五)遺墨A.羅浮山有「稚川丹竈」四字。

B.白鶴峯東坡故居題榜，前楹曰：「德有鄰堂」，
右曰：「程夫子宅」，題額皆東坡書也。

C.「思古堂」三字，坡公所書，在韶州城。

D.「九成臺」三字，坡公所書，在曲江縣北城。

E.「浮粟泉」三字，坡公所書，在瓊州浮粟泉，

(四六)雷州馬伏波將軍廟碑 東坡爲作文，今碑佚不可見，
文存東坡全集。

(四七)峻靈王廟碑 地輿紀勝東坡有碑文。

(四八)昌化軍六無帖 帖佚，文見通志。茲特移錄于此，以
其可以見宋代瓊崖之情形也。東坡謫儋耳，貽書江浙士友云：「
食無肉，出無友，居無屋，病無醫，冬無炭，夏無寒泉。」

(四九)題名 (通志)德慶三洲北有東坡題名，清遠峽山亦有
題名，其文多，今不錄。

(五十)望韶亭 在曲江縣城東八十里，宋守范純臣記，楊萬
里蘇子瞻有詩。

(五一)九成臺 在曲江縣北城上，原名聞韶臺，建中靖國元
年五月蘇子瞻與蘇伯固北歸，郡守狄咸延之臺上，伯固謂舜南巡
奏樂於此，臺宜名九成，子瞻卽席爲銘，自書，刻石臺上，因以
爲名，後毀。

蘇東坡浪蹟摭誌

(五一)思古堂 在韶州府堂西，宋郡守狄咸建，蘇子瞻銘「以爲謀議出政之所」。

(五二)政寶堂 在韶州府治西花園中，宋時有蘇軾黃庭堅石刻，楊萬里跋。

(五三)寒翠亭 在英德縣南山，石壁有蘇軾題記。

(五四)坡翁堂 在英德縣治西，宋蘇子瞻謫惠州時，嘗憩此，遂以爲名。

(五五)東坡祠 在歸善白鶴峯。

(五六)三賢祠 在惠州龍川縣南山，宋嘉泰間建祀蘇軾陳次升二賢祠，明萬曆六年增祀吳潛曰三賢祠。

(五七)環翠亭 在南海靈洲，蘇軾題額。

以上數十則東坡浪蹟，是昨天(四，廿三)無意間在各府州縣志裏面抄摘出來的，雖然爲那些事物，不必盡爲東坡所貴臨因以留爲各該地之盛蹟(有些已毀滅了)，如有些是出於仰慕者；但我深信以東坡之好遊，其在嶺南之浪蹟，必不止于上列，且因我抄摘匆卒，卽就載籍上而言，想亦遺漏不少呢！

十八，四，廿四上午寫成。

蘇東坡故事

鍾梅山

東坡生平，幾次受過王荊公的愚弄，一日荊公對東坡說道，

民俗 第六十六期

「巫山三峽的水，有上峽，中峽，下峽不同，我要你去取中峽水一瓶，趕取回來復命」，當時荆公當朝，聲氣赫奕，東坡怕他威嚴，不敢不行，由四川買舟順流直下，舟抵某處，遠見兩岸峭壁磷峴，懸崖萬仞，而水湍湍急，一瀉千里，詢之舟人，即巫山三峽之上峽也，東坡此時，身在舟中，觸景興懷，忽憶及唐人詩高聲吟曰：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按此詩即李白早發白帝城)

剛吟罷這四句詩，問舟人道「到中峽沒有」？舟人道「此峽已是下峽了」，東坡聞言不禁大歎道「真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呵！今水急不能復得中峽水，奈何！」忽又自忖以為本是同流，下峽中峽他(指王)何能知道，遂急取下峽水携歸去，荆公即命煮滾，放入茶葉，俄頃，問東坡道「何峽之水」？東坡答道「是中峽水」，荆公再道「我看不是中峽，乃是下峽，你能欺我呵」！東坡自忖玄機不密，似被識破，但仍強為說道「實是中峽」，荆公怒道「胡說！你不知道上峽水沖茶，其葉則上浮，中峽則中浮，下峽則下沉，今葉下沉，明是下峽，還又何說呢」？于是東坡訝其識之博，知不能欺他，竟受一番呵斥而退。

又荆公會作有詩一句：

「黃犬睡花心」

蘇東坡故事

東坡見之，以爲黃犬甚大之物，安能睡在花心？再四研審，覺其此句，無論如何，總不妥當，乃信筆改爲：

「黃犬睡花陰」

改「心」爲「陰」，在東坡以爲仍協原韻已無妨，而于句方通得去，實較妙也。後來亦爲荆公見及，初說不知爲何人所改？然已知那人不但誤會詩意，不知黃犬爲何物，而且改「花心」爲「花陰」，一花之陰，也又安能睡犬？實不通之甚了。乃一跟究改此文者，知道就是爲東坡所爲，于是故意使人伴東坡往園中玩賞花木，東坡見了每朵花中都很多虫虱，問之花匠道是黃犬，忽憶及往日改花心爲花陰的事，知道錯誤了，不禁悚然大愧，一方歎自己見識之不廣博，一方又歎過事操切，枉自菲薄去改人詩，懊悔不已。因此又受了荆公一番的斥罰云。

又東坡與其妹，嘗爲戲謔，東坡多髯，一日對伊妹而戲言道「君子多鬚哉」！妹遽回答道「小人樊鬚也」。

又東坡長頰，小妹則眉額突出，東坡爲詩二句以嘲小妹曰「未入門嫌三五步，額門先到畫堂前」；小妹亦回詩二句以嘲東坡曰「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才人之口，固如是其快捷也。

十八，四，十六。

肇慶的幾處古蹟及其傳說

林自立

烏臺

這段傳說是講及宋時包拯的事。包拯專修妖捉怪，這是有迴包公案小說的人，都知道的。當包拯到肇慶任了肇慶府知府的時候，他在署內用石築有烏臺，臺內不見天日，相傳他是專用來問案和收妖的；至臺內所貯的物件，就是有蓋瓦器，上加封條；傳說謂每一個器內，收有一個妖魔；所以人不敢探視，還不敢將封皮揭開；肇慶人對這事，很是這樣的想着：「若開了一器，豈不是肇慶增了一怪嗎？」「增了妖怪肇慶還可了得嗎？」所以歷代官吏到來，必加上封條一道，他們意思，無非以加多一張封條，則妖可多封固一層了。

至臺內又有文具箱一，異常沉重，歷代也是依法照封。

再其次臺內有井，用鐵封蓋，井欄有鐵柱一，係以長鍊垂於井中。相傳包拯收押一蛟龍精在內；井嘔牠謂：「包收，陸放，馬成潭云云。」這個意思，以姓為標準；即姓包者任署，則收押牠；姓陸者任署，則放了牠；姓馬者任署，則肇慶為地擾亂變為潭水了！

以上所述，就是烏臺的傳說；但民國以來，周子貞到肇辦理綏靖事宜的時候，他將烏臺開放，所有臺內一切瓦器，一律毀棄

肇慶的幾處古蹟及其傳說

，并將文具箱撬開，內有肇慶府誌書一套，陳舊卷宗滿箱罷了。亦不見有什麼怪異發生。

擲硯沙

這段傳說也是關於包拯而講及他去肇一段的。古代沒有什麼汽船，所以航行河海，普通多用帆船來往；但帆船航行，若遇了風雨，這就一件很傷心的事了。故當包拯駕着帆船，離了肇慶，出到羚羊峽前面的時候，忽然天上黑雲密佈，大雨滂沱，風電交作，白浪滔滔，在這天怒海號當中，那隻孤舟自然好像風，電，雨，浪的公敵；由是欲進不能，欲退不能，欲左不能，欲右也是不能的；在這可恐可怖環境包圍中，包拯由是很失望地想：「我這樣做人還不公正嗎？還不廉潔嗎？——我這次到肇慶做了一任知府，得所的除了綈袍一件，了無他物；至端硯二方，這也是紳士送來，並非吸取民脂買來的。唉！包拯今日還要受天責罰，真不信有這樣地步罷。」最後他再反復三思，又繼續地想：「莫不是皇天要收回這兩東西，以顯我廉潔嗎？莫非我做了一任知府綈袍不能一領嗎？罷！罷！罷！」由是他將硯袍兩物對天致祭後，遂擲於海中，少頃，風雨皆止，水浪不興，由是這隻冒險的孤舟，安然地送包拯達於目的地了。

至他擲硯之處，正所謂「滄海桑田」，日久積為沙坦，現已成為小島，也有居民於其上，即稱為「硯洲沙」的就是了。

藤鼓

藤鼓本無什麼特色，也是通常的鼓一樣形狀；但牠有歷史關係，是傳說一種，所以記將下來：

在古代——記不清楚什麼朝代？——西江盜賊很多，且這種賊是很猖狂的，他們打家劫舍的手段自然很利害和很妥當；但他們最奇怪的，就是渡海；每當他們渡海而來的時候，他們不用船筏，只用一硬藤橫於江上，好像橋梁一般，他們就利以渡江，實施其盜賊的當句了。

後來陳倫辦理這案，將渡江的藤斬斷，由是絕了他們往來；於是盜賊始告肅清，遂將藤的一部製成大鼓，以留為紀念。該鼓面徑濶公步尺五尺，現存於鐘鼓樓中。

寫到這處，則鐘鼓樓亦有應講的價值，鐘鼓樓即在現善後署前部的一座樓，牠的形狀，很像城樓一般。相傳是明福王在肇建都特築為紫禁城用的。現稱為鐘鼓樓。內有一遠年的銅鐘，和前述的藤鼓存于其中。

肇慶龜頂山的一段迷信的傳說

黃友棣

肇慶的北邊有七星巖，最北是高山重障，西邊不遠便有一個小山，因為山形似龜背，而且臨水處有大石聳出，形似龜首，遠望山形似龜，所以名龜頂山。

據傳說，謂這龜本是山靈，十年才開口一次，那時風水師謂

肇慶龜頂山的一段迷信的傳說

這山的風水很好，有一位富人，願聽風水師的話，把先人骸骨葬在風水佳處，問風水師，下葬的地在於那裏。

「聽着吧，」那風水師說，「十年前這龜曾開過口了，今年的某日，便是龜開口的日期，你願葬先人於佳地，便於某夜將骸骨預備，雇艇在龜頂山前的河中，待我處理一切。」

「哦？」富人半信半疑，然而他本是迷信，於是決意從他。

到了那天，風水師預測那龜將開口了，在晚上便偕富人雇艇把先人骸骨放妥舟中直向龜山前進。

夜風呼呼，河面的水清涼刺骨，初秋的新月正掛西山頂上，一切的東西在黑夜中已深隱沒，一切都寂靜無聞，只有槳擊水聲，聞中有些木器相撞聲和一一兩下的咳嗽，低語。河上本沒有舟楫往來於夜間，但有遠處一兩點燈光，或岸上的燈火，慘綠可怖，胆小者將疑為燐火——鬼影憧憧！這艇前是放着內藏骸骨の木棺，更令人毛髮悚豎。

「到了麼？」「快了吧。」

野外或有一兩所茅屋，由內外透的半明不滅地油燈，格外淒涼，同時也格外覺得牠明亮。

艇終於止在龜山之邊，泊近龜首處，急流濤擊，浪花四濺，龜首石般的豎着，首之前，水作旋形，風水師教富人，和幾個家人靜候，悄悄地目注龜首。

怒號的浪花不息地四射，水也依然急作旋形，水聲猛烈地襯

民俗 第六十六期

看風聲，寒氣刺骨。

也許是三更，夜深了，龜首忽而吶响，嚇得富人和些家人，大驚失色，風水師却早已預料，急令家人將棺木抬起，向怒吼般的波浪拋去。

棺木隨大浪亂滾，一忽間已捲入旋渦，立地不見。龜首响後本向水中開的，棺沉後竟然復合。一切都如故！波浪依然平復了如前，龜首也如故，風也依然慢吹，新月也還是靜靜地高掛西山上，河面一切，還是依然寂然，寂然，只少了一副棺木。

「哦哦！」富人驚定了奇怪地問。彷彿在一分鐘前作了一場可怕的夢，現在一望四周，又一無所見，還是依然。

「好了！已經把你的先人安葬了，哈哈！」風水師自鳴得意地，「我們可以回去了。」

「什麼？葬在那裏？」

「就在這裏呀！我門且飲杯酒慶賀你的幸運！」

「這是地麼？地麼？隨波流去了！唉！先人的骸骨！」

「日後便將發達了：恭賀你。」

「發達？！你這光棍！你騙了我的先人骸骨！棍徒！哼！」

「你還不悟麼？！唉！……………」

「你這光棍！勢和你拚命！還我先人的骸骨來！」

艇一路前行返駛風水師和富人便一面決絕。

次日，富人到撫台上訴，控風水師騙他的先人骸骨。

漁船爲甚麼不沉

這實在也令人可疑，把棺拋下浪中，瞬息不見，捲入旋渦，便算安葬在吉地！

最後撫台判決，令風水師立即還富人先人骸骨，風水師也無言可白，只說：「願在三日內交還，但請撫台暫借寶劍一用。」

撫台於是應允。

風水師遲了兩日，夜間再到龜山河邊，口中念咒，揮劍一擊，把山靈斬死，便見水波頓再起怒號洶湧，忽然旋渦中吐出棺木，便載之歸來交還富人。

富人見後，驚喜極了，令人開棺細驗，見骸骨全部，外層已滿起了金鱗，於是悔恨莫及，而自此以後，龜山的龜便永久死去，永不再開口。

現在山形還與從前一樣，龜首也依然屹立河邊。

林大欽的傳說兩則

張 仲 傑

我的鄉下談林大欽的傳說的，好似就和講宋湘的故事一樣的有趣，一樣的普遍。然他倆皆非平遠的人物，而故事却很疏布。這個原因，我想大概談他的都以他倆爲才子罷！

林太欽有沒人叫他才子，我記不清楚了；至于宋湘，則談說者無不以才子之徽號加之，甚或捨其名而稱之曰宋才子的。究竟宋湘是否是才子？當得起才子（鄉下人心目中之才子不外能矢口

民俗 五六十六期

成文，豪放談諧，具此二者則可以得才子之稱[○]之贊美？以各家所述他的故事看來，似乎可以受之無愧，即他自己所謂「世間何物是文章，提筆直書五六行」(紅杏山房詩鈔)亦確是天才豪放之語，非板魯者所能出。宋湘既是一箇天才家了，但以吾所知的林大欽的傳說觀之，則猶未能駕乎林氏的天才之上呢。關於證明林氏天才優越的傳說很多，惜皆不能記其整個了！獨有下面的兩事，我猶可以全記。特先錄之，以供讀者玩賞。其他則俟異日續寫。

林大欽尚在童齡的時候，便有很多的人稱美他的天資，以是很受村衆的賞識。某年，他入了一個私塾，先生是姓葉的，平時也常聽見人家譽稱林氏，這個不休，但是沒有看見林氏的文字，究竟還不敢武斷他的真假，因此他想試試林氏了。一日，戲示大欽曰：「竹笋初生，何時稱得林大秀？」大欽知道他的先生是想借此考驗他的，便即隨聲倡和云：「梅花放發，那曾見有葉先生」？葉某聞之，不但深信流俗稱美的不錯，連他自己的內心，也在折服了！

傳說大欽的村衆，都很信神，日在神的面前稱那沐恩信士或信婦的醜語。獨有大欽一個人，是與衆不同：他不但不肯告哀告求于土偶木塑之前，並且有時碰着煙火焚燒的社壇，他還要給他一個示威。其生平對於神的示威很多，而尤以入京那回示威爲最著。某年，大欽領了鄉荐赴京，道經西江的疇潭。因爲過此便是灘多水急了，操舟者恐怕船隻滅沒，所以到此必磔雞具酒，往祀

林大欽的傳說兩則

疍潭廟(廟在岸上)裏的能禍福行舟的神，免得下灘時不幸的沉墜。舟近疍潭了，大欽倚身在沙發上，看見舟人忽然地忙碌起來了，而又帶些嚴肅的樣子，遂這樣的問着：

「有甚事麼？爾們這樣的緊張！」

「不，將到疍潭廟，我們預備上岸祀神罷了，」舟人連忙答着。

「疍潭廟裏的神，爾們怎不奈煩地去祭他？」大欽又問。舟人道。

「疍潭廟的神是很威靈的，祭了便沒危險呢！」

大欽自然不以舟人之言爲然，而以爲可笑；但他痛惡土木的脾氣，到此又是發作的機會了。言訖，舟停河畔，年老點的舟夫皆虔虔地上岸了。大欽便也跟着他們上，到了廟中，張目四望，處處都塗滿了沐恩某某的諛揚語。大欽立意要警悟世亦了，所以馬上便想以詩道達神不足事的緣故，匆匆在壁上寫云：

滿堂佛子眼精精

盡是黃泥交管莖

筆至此，滿堂木塑，無不裂裂作破碎者；而執着的筆，亦遂膠住壁上，不復能再寫了。後來大欽手持木炭，方將再寫，忽見棟樑上落下一條文字滿幅的紙片。執着一看，

你是廣東林大欽，

我是疍潭廟裏神，

民俗 第六十六期

十八灘頭你任走，
時衰運敗我來尋。

一首若出自廟神之口的絕詩，釐然在上，大欽不為異，因即題壁云：

我是廣東林大欽，
你是晴潭廟裏神；
十八灘頭我任走，
時衰運敗你來尋。

此詩沒有寫完，舟夫已星散了。大欽走筆疾書，乃遂奔馳返，面向所未題完的，因亦不能續成云。

十八，四，廿二晚十一時，

漁船爲甚麼不沉

——重慶民間傳說——

徐 勻

水邊一字兒排着幾隻體輕如葉的小船，船身是用了堅緻的木料造成，短而尖，令人想到織布時所用的梭子。尾梢分列着一對槳，因爲是泊着，所以便抽來合放在一起。上面是篷，是用箬葉和竹片編成的篷，矮矮的，左右嵌緊在舷邊，成功了一個半圓穹形的小船。

臨江的人，大部分像這樣的一葉扁舟，便足夠容納它們全部

漁船爲甚麼不沉

的家產。也可以說就是它們的家。

在這些浮家泛宅的人當中：有老的，少的，村的，俏的男人，女人。相互的關係，它們不是夫妻，便是子姪，或母女，父子……等等。但大概以兩人合住一船爲多。一人一船的也有。那當然是些無力養老婆的光身漢子，或孤獨的老年人了。三人以上的便不多見。因爲這船是如此其小；假如這一家的人數，多至四五……人，它們也只能另造一隻船來居住。不然，那岸上便一定有所謂茅屋或漁舍之類了。

這種船由上古因襲而來的名號是叫漁船，漁船上的人，不消說就叫漁人了。

故事便從這其中的一對青年漁人夫婦發源。因爲它們倆的船，正緩緩地從岸邊移動。

雖然是專以捕魚爲職業的漁船，從移動的速度，與船身的沉重上，就可知並非是悠閑的「鳴榔荻港，舉網菰洲」那一回事了。關於許多事，漁船是不能勝任。但譬如檀木，這東西，自從被大家公認爲敬菩薩時可以代替神香之後；就成了神與人中間的一種媒介物，而且也就超越的站在每一類樹木的前面。又因爲消耗太多，於是就無形的限制了非敬最高級的神不能濫用。這一來，便更名貴。又譬如這名貴的東西，甲地很多，乙地很缺乏；而甲地與乙地之間，又距離了不算頂遠，而又不爲很近的一段水程。那便非借重於船不能成功。現在如果這青年的漁夫漁婦，於捕魚之

民俗 第六十六期

暇，用它們的漁船，來替別人裝運檀木。那當然，不算得頂壞的一種辦法了。

如今便載了一漁船的檀木。

江行如仙：淡藍色羣峰，不絕在兩旁迎送，縹緲而又靈活。舷外不到一寸的地方，便是那湛綠的水；船在水上顛簸，動盪，像擁在碧波中的搖籃。一種異樣的輕飄，是陸居人所不能夢想的水國情調！男人立船後划着輕如燕翼的雙槳，女人則在篷底預備它們的一頓午餐。

「哦，忘記了燒飯的柴，怎麼好！」女人說。所謂柴，便是原來晒在岸邊垂楊側那一堆蘆葦。因為走時太匆忙，便忘了。

「怎麼好！」男女同樣的說：「難道我們枵腹把檀木運到了再喫飯不成！」

「檀木不可以燒飯麼！這麼多，又沒有確定的數目。」因了男人說起檀木，女人像發現新大陸那般的歡喜起來了。

男人並不說贊成與否，只是默然。其實默然，便是贊成的暗示。女人很明白，便照辦。

大約那時，這一雙青年夫婦，坦白誠樸的心中，絕不會以檀木的濫費，褻瀆，或想到別的可以祈福的事上去吧。然而這僥倖的不可思議的事，就將貺臨了。

漁船內於是發出了極濃郁的檀香氣息。氤氳地，蓬勃的白烟，冉冉的流向了空中。

漁船爲甚麼不沉

立刻這多量的煙紋，便在端坐三十三天通明殿上的玉皇前面，同樣氤氳地瀰漫着。

烟是從玉皇御案上那只黃金爐內迸出。因了下界人的朝夕頂禮，這爐是永遠裊着一縷輕烟；——永遠的只是一縷，並不增多。這因其他的人都不敢用這寶貴的木料來燒飯的原故。所以天上像這樣的盛況，就算爲破天荒的現象了。

「善哉！這無量數的功德。」玉皇在濃香馥馥中讚嘆了。

「誠如陛下之言！」其他臣僚的頌祝。

「萬歲!!!」通明殿上暴雷似的慶賀聲。

在讚嘆，頌祝，慶賀之後。玉皇便命千里眼到南天門外察看去了。

說到神，自然以聰明正直，而且精細的多。但輕浮粗慧的亦有。至少，千里眼便是這樣的一位神。

漁船上的煙仍沒有消散，從南天門望去，江中像白茫茫一道朝霧。千里眼盡力睜開神目，隱約地辨明了是一隻漁船的輪廓過後，便匆匆向玉皇復命了。

「啓陛下，是一隻漁船發出來的香烟。」

「漁船！」玉皇驚異了。「滿足這船上的人一切希望，與捕魚的幸運；——」

「遵聖旨。」不及待玉皇說完，便迅速作答的是一位專司幸福的神。

民俗 第六十六期

「而且——」玉皇又補足了以前的語意：「以後這些漁船將永遠不沉！」

「偉大的恩典！」左右的臣僚，又如此揄揚了。

對於那隻漁船上的青年夫婦，因為不知它們無心的舉動，在天上會引出意外的結果。所以也就沒有甚麼慾望和希求，很隨便捕一輩子的魚算了。

至於這小得可憐的漁船，從那時起，便永未聽見沉沒過一隻。雖然，江中是有洶湧的波濤，和猛烈的風雨；除了其他的大船，與外國作大規模漁業的人，用鋼鐵所造的「捕魚艇」或「捕魚艦」而外。

梅縣的情歌

林 幹

1

端出墨盤用力磨，
寫封書信寄情哥；
蘇木煎膠因色死，
石榴枝折為花多。

2

梅源的情歌

情妹送條花手巾，
朝晨洗面夜洗身；
手巾綉有七個字，
「生生死死莫斷情。」

3.

月兒彎彎在半天，
見天容易見妹難；
見天還有星斗現，
見妹恰似遇神仙。

4.

出山看見藤纏樹，
入山看見樹纏藤；
樹死藤生纏到死，
藤生樹死死也纏。

5.

半山峯上種條梅，
紅花謝去白花開；
身傍闌干貯目睡(1)，
多情亞妹夢中來。

(1)貯目睡——打瞌睡也。

6.

民俗 第六十六期

千邀萬請妹麼來(1)，

寫封書信寄粧台；

閒言閒語郎不寫，

只寫『枕頭蓆几(2)生塵灰。』

(1)麼來——沒有來也。

(2)蓆几——蓆子也。

7.

半山巖上一座宮，

雕龍琢鳳好威風；

單隻燈籠門上吊，

神鬼也知厝(1)麼雙。

(1)厝麼——我沒有也。

8.

狂狗吠月唔知天，

想妹姻緣會發癲；

妹今好比月中丹桂樣，

看時容易拆時難。

9.

露水姻緣天結成，

囑妹唔好再生心；

郎話錢財如糞土，

梅縣的情歌

妹話仁義值千金。

10.

丙村上去五顯宮，
郎係打鼓妹打鐘；
三餐食個單隻筷，
唔知何日得成雙。

11.

阿妹生得係斯文，
當門牙齒白如銀；
兩旁乳峯隆隆起，
難怪阿哥日夜魂。

12.

割草愛割半山蒼，
上晝(1)割來下晝收；
阿哥好比蒼草樣，
任妹拋來任妹抽。

(1)晝——午也。

13.

龍眼花開千百枝，
唔當牡丹開一枝；
枕上夫妻千百夜，

俗 第六十六期

唔當心肝撈一時。

14.

野神野鬼住野宮，
野天野雲起野風；
野心野肝野腸肚，
野妹同個野老公。

15.

龍眼剝殼烏金丸，
三日唔見像三年；
三日唔見屋妹面，
傷風咳嗽都齊全。

16.

渡船兼(1)岸愛撐開，
妹今歸去那時來；
鎖匙交在妹身上，
花圖莫奔別人開。

(1)兼岸——靠岸也，檣岸也。

(2)莫奔——莫給也。

17.

新做白屋白燈籠，
兩隻金雞瓦上行；

梅縣的情歌

瓦霜割破金雞脚，
雖然流血也愛行。

18.

河水大裡(1)河岸崩，
阿妹走裡那兒跟；
妹子走裡無問處，
朝看日頭夜看星。

(1)裡——了。

19.

端槎上棚妹磨(1)梯，
水流燈草放心來；
火燒月曆已多事，
煙囪出火灶裏來。

(1)磨——沒有也。

20

掌牛妹子唔值錢，
幫衫爛褲磨人聯(1)；
豎裡幾多冷石板，
眠裡幾多伯公墳。

(1)聯——縫也。

21.

民俗 第六十六期

生也魂來死也魂，
死裡兩人共墓墳；
週年百日共酒碗，
紙錢燒落兩人分。

22.

生做堆(1)來死做堆，
生死兩人共一堆；
還生兩人共枕睡，
死裡兩人共棺材。

(1)堆——同在一處也。

23.

妹係愛死來邀厝，
兩人死裡共窆埋；
春分清明共酒碗，
祖公龕上共神牌。

24.

風流死黑(1)風流埋，
風流和尚來做齋；
風流阿妹來吊孝，
竹頭尾上換神牌。

(1)死黑——死了也。

梅縣的情歌

25.

兩人相好愛專情，
請看前朝宋公明；
一生包養閻婆惜，
卒之到底同別人。

26.

歸去唔知死也生，
趕今有命翻下嚟；
轆軸拿來打禾稈，
趕今還生滾下嚟。

27.

送妹送到官渡橋，
緊送緊遠心緊焦；
妹今歸去有雙對，
郎今歸來打單跑。

——男唱

再送五里乳姑崗，
郎今歸去心莫慌；
天井肚裏點蠟燭，
自然照顧兩邊郎。

——女答

梅縣兒歌

林 幹

1.

長妹家，(1)

害自家，

鍋蓋上塵菜打花。

(1)長妹家——回外家，即歸寧也，

2.

禾必子(1)，叫呀呀；

上桃樹，採桃花；

桃花李花奔吾採，(2)

莫採雅園(3)牡丹花；

牡丹花——

厝愛留奔(4)姊姊長妹家。

(1)禾必子——即麻雀也。

(2)奔吾採——給汝採也。

(3)雅園——我的也。

(4)厝愛留奔——我要留給也。

3.

月光光，溜溜光；

梅源兒歌

船來等，輪來扛；
一扛扛下河中心，
蝦公老蟹拜觀音；
觀音脚下一條禾；
打倒(1)三担又一羅；
大人挑一担，
小兒扛一羅——
扛去背駝駝。

(1)打倒——打得也，收獲也。

4,

鷓鴣喳喳，Koi(1)水淋蔗；
淋蔗肚飢，嫁奔(2)江西；
江西路遠，嫁奔平遠；
平遠賊多，嫁奔猴哥；
猴哥挨磨，嫁奔棹掃；
棹掃掃棹，嫁奔棹脚；
棹脚落地，嫁奔皇帝；
皇帝命短，嫁奔竹管；
竹管瑞空，嫁奔雞公；
雞公 Vei(3)走，嫁奔黃狗；
黃狗晒笛，嫁奔白石；

民俗 第六十六期

白石滾輓，嫁奔涼傘；
涼傘三層，嫁奔黃籐；
黃籐打笑，嫁奔子鴨；
子鴨多油，嫁奔黃牛；
黃牛拖輓，嫁奔鬚伯。

(1) Kei——客音，担也。

(2) 奔——給也，與也。

(3) Voi——客音，會也。

這二十多首情歌和兒歌都是去年暑期前我的朋友林君抄給我的；我因為忙——無事忙——的緣故，把它擱在舊書堆裏老經忘記這麼一回事了。前兩個禮拜我剛從病院裏出來便接到林君的信「……以前抄給你的梅地情歌有拿到什麼地方去發表嗎？我本想再行搜集一些，但又無此高興，因為無路可銷，雖連篇累幅的抄錄起來，亦不過等於市井無賴之抄來唱唱者耳！……」是的，我們所謂民間文藝或什麼民衆文學正因為是從民間來的，纔愈顯得出它的真價值，——文學的真價值。因為民間文藝是民衆的真情至性的自然的流露，樸質無華，不加修飾，不加雕琢的。因為是這樣纔見得出民衆文藝的真價值；也因為是這樣，所以纔能夠令人寶貴哩！

我本來不懂什麼文藝的人，我現在要寫這條短尾巴的緣故，不過一方面想對林君抱歉；一方面是希望林君能夠努力去搜集

翁源兒歌

也許能够在這很少人理它的黑土堆裏淘出真金來喇！

因為要保持原有的音調之故，我只得把它抄過一遍，改了幾個字，並加了幾個註子。

嘉誌 一八，四，一。

翁 源 兒 歌

清 水 輯

(十四)

點指嘍嘍，

火燒竹筒；

兩頭塞緊，

中心飽膿。

桃子開花，

李子列雪。

(這首詩也是遊戲歌謠)

(十五)

癡哥子，

癡哥虫！

厓話酒甌

吳話藝；

厓話銀來

民 俗 第六十六期

吳話銅；

厓話輕來

吳話重；

厓話兩來

吳話風。

(註)1. 酒甌，製酒的蒸溜器。

2. 簍用泥木竹製成，用以去穀殼者。

(3)厓，我也。

(4)吳，係也。

(十六)

厓話磨穀，

吳話踏確；

厓話小水，

吳話襠背；

厓話鍋頭，

吳話鍋蓋；

厓話煮飯，

吳話煮菜；

厓話面前，

吳話世背。

(註)磨穀，即轉磨去穀殼也。

翁源兒歌

2. 踏碓，即以脚踏背白米也。
3. 小水，福背，地名，相距不遠，均在藍青鋪。
4. 鍋頭，釜也。
5. 鍋蓋，覆釜上的木蓋。
6. 世背，即背後。

(15,16兩首，均是揶揄癡子之愚呆的。)

(十七)

神前下，
十八家，
朝朝起來望水花。
無米煮，
煮泥沙；
無床睡，
青天下；
無被蓋，
竹葉遮。

(註)1. 神前地名，在英德東鄉，地處翁江傍岸，有險灘，曰神前。居民甚少，多以撐船放水為生。

2. 青天下，即野外露宿之意。

(這是一首描寫原人生活的神妙兒歌)

(十八)

民俗 第六十六期

落水子，
波波奔，
唱條山歌亞姐聽。
亞姐話厝揸撈子，
厝話亞姐老 bon 根。

(註)1. 波波奔，形容驟雨之狀。

2. 聽，讀若「廳」。

3. 亞姐，祖母也。

4. 揸撈子，即多事勞動，不得安閒之意。

5. 老 bon 根，即老人也。

(十九)

落水子，
過檐街，
討個新娘係閒平，
又會耕花織細帶，
又會耕布打草鞋。
打對吳，
打對厝，
打對大姊老妹去割柴。
割呀上，
割呀下，

翁源兒歌

割進鵝麻鋸肚下。

鵝麻生春辦鵝子，

鴨麻生春田坎下。

(註)1. 閒乖，甚乖。

2. 此處之「耕」與「織」，意思正復相同。

3. 對，一雙也。

4. 麻，母也。鵝麻，即鵝母；鴨麻，同解。

5. 鋸，冠也。

6. 春，蛋也。

(二十)

甘蔗甜，

竹蔗苦，

河頭河尾刷牛牯。

吳拿腸，

厝拿肚，

拿歸亞婆亞姐煮。

(註)1. 刷，宰也。

2. 牛牯，雄牛也。

(廿一)

鴨公子，

鋸懸懸，

民俗 第六十六期

厝愛夫娘又麼錢；
兜張橈子同爺講，
講了一年又一年！

(註)1. 鏑，冠也。

2. 懸懸，直立貌。

3. 夫娘，老婆也。

4. 兜，拏也。

(廿二)

天光哩，
好起哩，
石欄雞子叫了哩！
打開大門送郎去，
一對鴛鴦拆散哩。

(廿三)

老媽媽，
紡棉紗，
紡到大姊門
問哪大姊「幾時嫁？」
「今年束髮明年嫁。」
「嫁去那？」
「嫁去石山下。」

(廿四)

線絲線，
繡鞋頭；
紅絲線，
掛門頭。
糰來哩，
碗公藏；
肉圓來哩，
大盤藏；
豬肉來哩，
漬漬香；
紅轎來哩叫三天，
上廳人食酒，
下廳人猜拳。

(註)1. 此處的「藏」，當讀作「裝」。

2. 碎豬肉和粉揉成圓形，故謂之肉圓。

3. 紅轎，又云大紅轎，娶親時用者。

4. 叫，哭也。

(廿五)

新織籠，
紡紡花，

民俗 第六十六期

拗朶花子供鵝麻。
鵝麻面子一本書，
拿分哥哥去讀書。
哥哥檢到一條金腰帶，
拿分嫂嫂繡花鞋。
繡到花鞋八九箱，
拿分上街叔婆牽新娘。
「新娘娘！」
問你「來路有幾長？」
「十個長江九個回，
十爐佛子九爐香。」

(註)1 拗，摘也。朶，枝也。

2. 檢到，拾到也。

3. 此處的「回」指「山陰」言。

(廿六)

新築塘頭好走馬，
兩邊清水好煎茶。
大姊煎茶唔好食，
細姊煎茶煎出花；
大姊嫁去韶州府，
細姊嫁去韶州下；

翁源兒歌

兩個韶州打對面，
風吹葉子牡丹花。

(廿七)

禾畢子，
戴呀呀，
飛進園門嘴菜花。
「係愛菜花就嘴去，
唔愛嘴厓龍眼荔枝花。
龍眼大哩好綁酒，
荔枝大哩好綁茶。」

(註)1.「禾畢子」，「禾花雀」也。

2.「戴」；「嘴」也。

3.「呀呀」，張開貌。

4.此處的「嘴」解作「啄」。

5.「綁」送也。「好綁酒」，即「好送酒」。

(廿八)

月頭一出李子花，
擎脚傘子探契爺。
契娘打發金手鉤，
契爺打發水牛麻。

(註)1.「擎」，「持」也。

民俗 第六十六期

2. 「脚」，「把」也，「柄」也。
3. 「探」，「到訪」也。
4. 「契爺」，「岳父」；「契娘」，「岳母」。
5. 「打發」，「酬給」也。

(廿九)

蓮塘下，
種門瓜，
瓜子黃，
孫子摘來嘗。
亞公罵，
姐姐同，
同呀孫子屁哄哄。

(註)1. 「門」，「株」也。「種門瓜」，即「種株瓜」。

2. 「亞公」，「祖父」也。

3. 「姐姐」，「祖母」也。

4. 此處的「同」應作「屁護」解。

(三十)

四四方方一張檯，
年年讀書厝也來；
吳讀三年唔識字，
厝讀三年進秀才。

東莞謎語十六則

(這是譏笑魯鈍士子的兒歌)

以後，當錄些句子多一點的兒歌在本刊發表。不，或許先整理關於「月光」的兒歌，總發表於本刊。俟發表至相當程度時，把牠編成一本兒歌集——書名頗想取「翁源兒歌」四字——以與閱者見面。

清 水 附 識

(26, Mar., '29)

東 莞 謎 語 十 六 則

袁 洪 銘 輯

- (1) 紙咁薄，薄過紙，三百六人抬出屎。(入影)
- (2) 兩姊妹，嫁崗背，你唔來，我唔去。(鍋耳)
- (3) 一蒲牛屎大梭梭，拉埋無幾多。(傘)
- (4) 扁扁圓圓一隻龜，紅粉佳人唔要我，讀書君子手中携。(便壺)
- (5) 紅繩綯(綯即綁也)綠牛，掛上樹呀頭，唔怕風，唔怕雨，至怕賊仔走來偷。(楊桃)
- (6) 一枝竹仔柔柔軟，斬百刀唔斷。(雨)
- (7) 一枝竹仔頂塊瓦，仔爺仔齧磨地下。(芋)
- (8) 艇仔証艇仔，揭開中間一粒米。(落花生)
- (9) 雨濕沙洲地，反轉石榴皮，落雨唔收粉，明月照籬篔。(痲)

民 俗 第六十六期

子)

(10)黃面佬，虎頭牌，通心樹，實心柴，(沙葛，葱，)

(11)兩個青頭睡，交牙牌壁開，問你知味唔知味，知味轉頭來。

(筷子)

(12)先時綠葉婆婆，後來綠少黃多，切莫提起，提起淚滿江河。

(船簰)

(13)一粒豆豉咁高，一粒豆豉咁大，打吓掌，搵吓鬚。(蒼蠅)

(14)一群豬仔上，一群豬仔落，一群豬仔趕白鶴。(桔槔)

(15)白狗仔，俾繩牽，有路唔行行路邊。(縫衣針)

(16)珍珠玉粒女，嫁個窮夫竹葉郎，今晚投河吊頸(懸樑也)死，
審朝(明晨也)解去入衙門。(粽)

本刊第六十七期目錄預告

泉州民間傳說序.....	顧頡剛
關於婦女久不妊娠的禳神延巫.....	王成竹
廣州回教談.....	傅守實
南洋巴達維亞島的風俗談.....	徐楨華
新會縣龍潭的傳說.....	黃永活
連山古鄉覆嶺的傳說.....	虞觀存
龍川老塔的傳說.....	鄒邦傑，鄒貞樓
廣州十八甫得名的來歷.....	李建青
閩南流傳的蛇君.....	謝雲聲
一個傻子(廣州傳說之一).....	亦夢
呆丈夫的故事(文昌民間故事).....	黃有琚
家塾的秀才先生(文昌民間故事).....	黃有琚
西藏民間故事.....	趙簡子
山西洋東民歌.....	朱揚善
東莞歌謠.....	鄧蔭春
汀州謠語.....	馬雲章
平遠的謠語.....	張仲傑
淮安醫學上的謎言.....	葉德均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行者：廣州中國立中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廣州共和書局，受匡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北新書局
 北平京山書社，北平書局
 印刷者：廣州市德政街三友印刷社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元八角
國 外	六 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六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省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國 外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

本刊啓事

本刊擬出「蛋戶專號」，讀者諸君如有關於各地蛋戶的著述，以及照片，物品等賜寄，均極歡迎，當酌給本刊及本會所印的叢書爲報。

本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第七集第八十一期目錄

- 林則徐先生年譜中一個小問題.....魏應麒
- 德國的智識革命——萊新.....簡趙子譯
- 改本俞正燮癸巳類稿紀.....夏廷斌
- 本所消息
- (一)本所繙譯事業計劃彙案
- (二)本所南洋研究計劃草案